後漢書疏證

後漢書疏證卷十

吳　沈欽韓撰

逸民傳

序

處子耿

逍遥遊云淖約若處子音義云在室女也按郭象注處子者不以外傷內則郭意以爲處士也

野王二老

臣每即禽虎亦即臣

此與新序雜事晉文公逐麋農夫老古所對相似碌碌無奇葢後人剽竊影響傅會耳

向長傳竟不知所終

此篇全用高士傳

逢萌傳既而擲楯

亭長謁尉執楯猶朱軍校見本曾執梃

挂東都城門

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曰霸城門民見門色青名曰青城門或曰青門東出北頭第一門曰宣平門民間所謂東都門注誤

新乎新乎

按東觀記云首戴齋器哭於市曰辛乎辛乎此以齋器

受辛借辛爲新於事理相會若如范書云首戴瓦盎而哭新全無道理應從東觀記

行至勞山

一統志勞山在萊州府卽墨縣東南六十里濱海

目兵弩捍禦

按山谷之民何有兵弩就使爲之何容不討捕東觀記作以石擿吏爲是

避世牆東王君公

御覽四百九稽康高士傳曰逢萌徐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四子則王君公名尊也羣輔錄曰徐房字平

一原李昊字子雲王遵字君公

傳周黨太原廣武人

韓昌黎集注云霸始居太原霸子殷別居祁縣

爲鄉佐所傷

風俗通云旣違春秋之義殆令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

智而兩有之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穀皮綃頭

韓詩外傳一原憲楮冠李壁王文公詩注穀皮楮木皮

也今人以爲冠上有斑點可愛

范升奏毁黨

升之意以爲已服儒冠誦儒言視山澤之士爲異類也豈知其竊鄉壁虛造之學以佞口難古經荀卿所謂賤儒耳乃以大言誣高士至欲共論雲臺何不知有廉恥事也光武敦崇貞素不移俗說可謂高世之主矣

嚴光傳一名遵

吳志注會稽典錄曰徵士餘姚嚴遵王莽徵聘抗節不行

會稽餘姚人也

董斯張曰嚴光本新野人避亂會稽任延傳云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亂江南者皆未還中土會稽頗稱多士

延爲會稽都尉如董子儀嚴子陵皆待以師友之禮以此證之子陵非會稽人明矣

與光武同游學

藝文類聚鍾離意別傳曰嚴遵昔與光武俱爲諸生暮夜宿息二人寒不得寢臥更相謂曰後日豪貴憶此勿相忘別後數年光武有天下徵遵不至按高士傳與光武同學者復有牛牢光武卽位後徵之牛牢遁不出傳云光變名姓或卽牛牢若別有一人范史不應沒之蓋皇甫謐喜僞造古事欺人未可信也

披羊裘釣澤中

淮南說山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
遣使聘之
藝文類聚會稽典錄曰建武五年下詔徵遵設樂陽明
殿
舍於北軍
北軍舍待詔上書人所止
不屈
御覽會稽典錄曰光武嘗出南郊嚴遵曳長裾持鹿扇
佇立不動天子下車揖而別
爲嚴陵瀨焉

水經注漸江水自桐廬縣至於潛凡十有六瀨第二是嚴陵瀨瀨帶山山下有一石室嚴子陵之所居也桐廬縣今屬嚴州府

井丹傳未嘗修刺候人

釋名書稱刺書以筆刺紙簡之上也畫姓名於奏上曰畫刺作再拜起居字皆達其體使書盡邊徐引筆書之如畫者也下官刺曰長刺長書中央一行而下也又曰爵里刺書其官爵及郡縣鄉里也魏志注夏侯榮幼聰慧文帝聞而請焉賓客百餘人人一奏刺悉書其鄉邑名氏世所謂爵里刺也客示之一寓目使之偏談不謬

一人按宋時謂之門狀清波雜志元祐間雖僧道謁刺亦大書謹祗候起居某官伏聽處分或云謹狀紹興初士大夫猶以手狀通名止用小竹紙親書容齋隨筆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朔旦謹謁蓋邇時風尚以手書爲敬也

左右進輦

南齊書輿服志司馬法曰夏后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輦也周官鄉師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周曰輜輦按漢隸錙字皆作甾輜卽輜訛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通典云古謂人牽爲輦春秋宋萬以乘車輦其

母秦始皇乃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爲人君之乘輿唐書輿服志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大芳輦三仙遊輦四小輕輦五芳亭輦六大玉輦七小玉輦輿有三一五色輿二常平輿三腰輿　冊府元龜六十一　太和二年右僕射王涯奏婦人本來乘車近來率用擔子事已成俗今請外命婦一品二品中書門下三品母妻金銅飾擔子輿不得過八人三品金銅飾擔子輿不得過六人四品五品白銅飾擔子六品以下畫奚車擔子舁不得過四人胥吏商賈妻子並不乘奚車及擔子其老疾者聽乘兜籠舁不得過二人此婦人之制也若男子並不許乘擔子唐會要三十一

開成五年御史中丞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

不合更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擔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中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自出錢雇不得便乘臥輦宰相至僕射致仕官疾病者許乘之文獻通考高宗建炎元年詔百官特許乘轎惟不以入皇城舊制百官入朝並乘馬若耆德大臣及宗室屬近行尊者許乘肩輿清波雜志政和閒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煖轎然則人臣之禮自宋以前無用人舁者宜為井丹所譏也

梁鴻傳　字伯鸞

列女傳字伯涫

家貧而尚節介

御覽四百一十五東觀記曰鴻少孤常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鴻及熱釜炊鴻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然火

今而見擇

家語在厄篇注擇棄也今吳俗謂揀物所遺者猶曰擇

名孟光

按女孟氏則名但當曰光後人不曉妄加孟字

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

按列女傳字妻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遯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與此傳肅宗聞

而非之乃易姓名者異又孟光旣字德曜則鴻無因自
名耀也名耀二字衍運期乃其名耳

依大家皐伯通

寰宇記吳縣皐橋郎漢皐伯通居此橋以得名通雅引
吳地志議郎皐伯通字奉卿居皐橋

舉案齊眉

王念孫廣雅疏證引戴氏補注云案者棜禁之屬禮器
注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案所以置食器其
制蓋如今承槃而有足凡案或以承食器或以承用器
皆與几同類故說文云案几屬曲禮凡奉者當心今舉

案高至眉敬之至前書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
食又許皇后朝皇太后別長樂宮親奉案上食此則臣
僕子婦之禮也

可令相近

陸龜蒙笠澤叢書梁伯鸞墓在吳西門金昌亭下幾一
里

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御覽四百十東觀記曰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爲臣及
友爲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高鳳傳不覺潦水流麥

御覽六百十一鄒子曰朱買臣孜孜修學不知雨之流麥蓋

鄒湛誤高鳳事爲朱翁子

西唐山中

水經注醴水東流歷唐山下卽高鳳所隱之山也無西

字寰宇記唐州方城縣唐武山水經注云高鳳所隱處

號西山又少唐字一統志西唐山在南陽府葉縣西南

六十里一曰唐山

本巫家不應爲吏

與賈人爲類

臺佟隱於武安山

傳

一統志鼓山在彰德府武安縣南三十里一名滏山即
太行第四陘也
韓康公是韓伯休那
傳
宣二年傳棄甲則那注那猶何也讀乃多反集韻那哪
㖠並同讀如奈字顧炎武曰六朝人多書奈爲那三國
志注文欽與郭淮書曰所向全勝要那後無繼何朱書
劉敬宣傳牢之曰平𢆡之後令我那驃騎何唐人詩多
以無奈爲無那按顧氏所指皆是上助詞義同如非下
餘聲也今吳音直指一人一物曰那正與此同與奈義
別

此自老子與之

馬援傳頗哀老子使得敖遊甄阜梁丘賜移書光武叔父趙王良曰老子不率宗族單絝騎牛此則野老之賤稱也晉庾亮云老子於此興復不淺陶侃去武昌曰老子婆娑正坐君輩則貴者通自稱猶曰老夫也

矯慎傳

慎皆推先於慎

廣博物志葛龔久病長水校尉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釋愁

號馬牧先生

長安志馬牧澤在京兆府興平縣東南二十里

戴良傳 大禹出西羌

華陽志石紐在蜀郡廣柔縣元和志茂州汶川縣禹所生處今其地名刳兒畔高士奇天祿閣識餘戴良有失父零丁按御覽文部載之然未知是叔鸞否也

竹笥木屐㠯遺之

北堂書鈔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以竹方笥爲嚴器

按嚴器卽妝器也

法眞傳 刊石頌之

藝文類聚胡廣撰碑曰名不可得而聞身難可得而覩爲堯舜所知不飲洗耳之水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所謂逃名而名我隨避聲而聲我追者已揆君分量輕寵傲俗乃百世之師也

陳留老父 莫知所終

前云不知何許人也本無姓名居處此一語爲贅

龐公 居峴山之南

傳

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故世謂是地爲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魏志注襄陽記曰諸

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冰鏡皆龐德公語也

表歎息而去

按馮惟訥詩紀有龐德公於忽操三章考呂祖謙宋文鑑則王令擬於忽操三首馮氏誤以爲德公作

注

子渙太康中爲牂柯太守

御覽四百三　襄陽耆舊記曰奐字世文爲牂柯太守去官歸鄉里居荊南白沙鄉里人宗敬之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歸鄉里仰其讓德少壯皆代老者擔

列女傳

王霸妻 霸目之有愧容

唐書世系表霸生咸文苑英華劉禹錫王涯家廟碑云霸孫甲亦號徵君

蓬髮歷齒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齞脣歷齒注歷猶踈也

姜詩妻 舍側忽有涌泉

歐陽修六一居士集詩注云峽州甘泉寺在臨江一山上與縣廨相對寺有清泉一泓俗傳姜詩泉亦有姜詩祠按詩廣漢人疑泉不在此明統志孝泉在漢州德陽縣西北四十里至今孝泉鄉田獲灌溉之利

受而埋之

北堂書鈔東觀記云後吏譴詩掘出示之

詩除江陽令

一統志江陽故城今瀘州治

曹世叔妻名昭字惠班一名姬

陸龜蒙小名錄班昭字惠姬李善文選注引范書正作

惠姬此誤衍三字

世叔早卒

按下女誡云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於今四十餘載

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訓誨則昭適曹氏四十餘年

倘有未嫁之女世叔不爲早卒
號曰大家
皇后紀順帝虞美人亦稱大家宮掖相尊有此稱袁宏
紀和帝謂太尉張酺曰大家事籍籍君所知盍指竇后
於恭懷皇后也則人主稱其母后矣又婦謂姑曰阿家
南史范曄傳其妻謂曄母曰罪人阿家莫憶後世又爲
宮中呼天子之稱北史胡皇后紀語大家云太后行多
非法琅邪王儼傳大家來正如稱官家也又南陽王綽
傳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家與此大家同讀
作姑韻會曹大家本音姑或音加誤蔡邕獨斷天子所在或曰朝廷親近

待從宦稱曰天家此如本字讀耳又法苑珠林眷屬篇五無返復經云梵志復語其奴大家已死何不啼哭則奴亦呼主爲大家也

恆恐子穀

李善東征賦注云大家集曰子穀爲陳留長云穀者正指其名傳前云封子成關內侯章懷等因以子穀爲字以合之恐大家不應呼其子之字也或成一名穀耳

猥賜金紫

謂成爲關內侯也魏志關內侯關中侯皆金印紫綬注誤

故女憲曰

前書班婕伃傳有鋖𪏭德象女師之篇此大家所稱引者亦其類

以恩自離者

離讀如設服離衞之離廣雅離待也疏證云離讀爲麗宣十二年傳注云麗著也

和叔妹

叔妹謂小姑也釋親夫之女弟爲女妹昏義順於舅姑而後和於室人鄭云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疏云女叔謂壻之妹也合而言之曰叔妹

爲書以難之

按此何可難廣博物志三輔決錄曰周季貞班固姊之子也善屬文喪婦作問神其姨曹大家難之當昇因彼事而傳訛

凡十六篇

文選有東征賦藝文類聚有曹大家鍼縷賦又曹大家大雀賦曰大家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班超獻大雀詔令大家作賦又有蟬賦

樂羊子妻　一𢇍而累㠯至於寸

說文𢇍織絹从糸貫杼也類篇𢇍古還切

陳文矩妻　文矩爲安眾令

華陽志安眾令程祗妻前妻四子興敦覲豫姜二子淮基也

曹娥傳　迎婆娑神

按曹娥碑云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以五月時迎伍君詩正義引李巡曰婆娑槃辟舞也孫炎曰舞者之容婆娑然是婆娑非神名也藝文類聚會稽典錄云於縣江泝濤迎波神考水經注云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則伍君正是波神碑文與典錄合此傳不知何時波下誤著女又添入娑字范之不文不應

乃爾世說注引典錄與碑同

注

黃絹幼婦外孫齏臼

世說新語捷悟篇魏武嘗過曹娥碑下見題八字魏武謂楊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於字為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為妙外孫女子也於字為好齏臼受辛也於字為辭所謂絕妙好辭也王觀國學林魏志注引語林作俗云有志無志校三十里按魏志注無此事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劉孝標注引異苑曰

魏武見而不能解以問羣僚莫有解者有婦人浣於汾渚曰第四車解既而禰正平也禰即以離合義解之或謂此婦人即娥靈也按水經注上虞江之道南有曹娥碑縣令度尙使外甥邯鄲子禮爲文以彰孝烈操身未到吳安能至浙江見娥碑其妄不足辨也

許升妻

榮嘗躬勤家業

嘗當作常

乃殯葬之

北堂書鈔列女後傳曰升爲賊所害榮貞烈自守黃巾賊陳寶欲穢之榮執節不聽寶遂殺之是夕疾風暴雨

雷電晦暝實恐懼叩頭葬之而去廣府君聞榮高行出錢助縣爲冢因名曰義婦阪

袁隗妻　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

御覽五百二　謝承書曰張奉字公先太傅袁隗以女妻奉送女奢麗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輜軿光路婦入門數年奉住精舍有如路人共妻待奉入廟乃前跪曰家公年老不以妻頑陋使侍君巾櫛自知不副雅操君如欲執梁鴻之節妾亦懷孟光之微志奉無以答妻悉徹玩飾被服奴婢著縵帛執紡具奉然後納之張奉名字亦見眞誥稽神樞第二奉後棄世入剡山見山圖公子得道　按此言也一以爲隗妻一以爲隗

女豈其女習聞疇昔之旨以相酬乎

龐淯母字娥

魏志注皇甫謐列女傳云字娥親父曰趙安讐曰李壽

後遇於都亭刺殺之

皇甫謐傳曰娥親棄家事乘鹿車伺李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廻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刃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奪手左抵其

頰石擠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也

何焯曰張懷瓘書斷扶風馬夫人大司農皇甫規之妻

乃輕服詣卓門

何不毀容潛遯而輕身入虎口乎

陰瑜妻采時尚豐少

按采年十九而夫死其豐少何待言而云時尚豐少與

十九之文了不相顧

郭奕喪妻

此郭奕別是一人非魏志注所云郭嘉之子字伯益者

也註謬引蓋荀爽尙在郭嘉子不得年長且喪妻也以嘉死時年核之自知

盛道妻 媛姜代道持夜應對不失

獄卒夜察因嘗呼鬬于章小女所云平生獄士呼囚者是也

叔先雄 犍爲人也父泥和

何焯曰雄蓋雒字傳寫之誤水經注以爲光終符縣人按華陽志作先泥和女絡廣韻先姓晉有先軫此叔字衍也明統志瀘州人物唐有先汪合江人宋開慶初有登進士先龍甲其裔也又山川有先氏巖在合江縣北六十里唐神童先汪讀書處 姓先名雒亦作絡絡之訛九終亦先誤爲雄

錢大昕國語王孫雒今本亦誤爲雄此其證也捜神記

與此傳同華陽志又有僰道張貞妻黄帛眞受易於韓

子方去家三十里船覆死貞弟求喪經月不得帛乃自

往沒處躬訪遂自投水中死大小驚睨積十四日持夫

手得出時人爲語曰符有先絡僰道張帛求其人天下

無有其偶明統志敘州府宜賓縣本漢僰道縣列女門引益部者舊傳黄帛與此同又瀘州合江縣

本漢符縣地列女門先絡作元絡以訛傳訛也本朝一統志乃從華陽志改正

隱湍水物故

一統志符縣長趙君遺尼和詣巴郡溺水死成偹灘水經

注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以永建元年十一月詣巴郡

沒死成偹灘子賢求喪不得終年二十五歲有子二人

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終

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

董祀妻

注

琰曰第二弦

御覽五百七十七　蔡琰別傳曰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言之何不足知也

沒於南匈奴

南匈奴傳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寇河內諸郡魏志初平三年太祖擊匈奴於

夫羅于內黃大破之四年春袁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餘賊及於夫羅等佐之據史則匈奴曾寇陳留文姬所以沒也玩文姬詩辭其被掠在山東牧守興兵討卓卓刼帝入長安遣將徐榮李蒙四出侵掠文姬爲羌胡所得後乃流落至南匈奴也時邑𠋫在故有感時念父母之語其贖歸也家門滅絕故詩有旣至家人盡語此當爲初平年事傳云興平非也興平則李郭之亂非董卓矣

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

御覽八百六　魏文帝蔡伯喈女賦序曰家公與蔡伯喈有

管鮑之好文姬當云亡父何至與祇入為友乃命使者周近持玄璧於匈奴贖其女還

亡父賜書四千許卷

博物志蔡邕有書萬卷漢末年載數車與王粲

追懷悲憤作詩二章

郭茂倩樂府胡笳十八拍序云蔡琰別傳曰漢末大亂琰為胡騎所獲在右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按此即傳中第二詩與追懷所作異唐劉商胡笳曲序曰蔡文姬善琴能為離鸞別鵠之操胡虜犯中原為胡人所掠入番為王后

委巷鄙談王甚重之武帝與邕有舊敕大將軍贖以歸漢胡人思慕文姬乃捲蘆葉爲吹笳奏哀怨之音後董生以琴寫胡笳聲爲十八拍今之胡笳弄是也（董生蓋指董庭蘭）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八拍蔡琰作按蔡翼琴曲有大小胡笳十八拍沈遼集（汲古閣本作流訛）小胡笳又有契聲一拍共十九拍謂之祝家聲祝氏不詳何代人李良輔廣陵止息譜序曰契者明會合之至理殷勤之餘也李肇國史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沈聲祝聲蓋大小胡笳云按如上所言則十八拍非文姬所作明矣（蔡再思記異錄以爲昭君作益妄）後人撰辭以詠文姬王介甫集亦有集句胡笳十八拍十八首

要當曰亭刃

亭當是事前書劘通傳事刃于公之腹作亭止解不可通

徼時顧

徼當從人旁作儌佩觿云儌古堯翻僥倖儌古弔翻循也小道也賈昌朝羣經音辨彳部乃混而一之張參五經文字徼字注云按經典及釋文皆別作儌與字書不同

嗟薄祐兮

祐當作祜馮惟訥詩紀正作祜

言皃離兮

兜離即侏離南蠻傳云語言侏離兜侏聲同譸張亦作侏張是也東都賦㒒侏兜離李善云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者古音有輕重此則但謂語音不可辨也

狀窈停

言其深目高鼻魯靈光殿賦䳄顤顟而睽睢注大首深目之貌

涕沾頸

韻會頸又庚韻吉成切項也禮記投壺頸修七寸注其聲反

贊

昭我管彤

按劉知幾史通譏范史載才行婦人而不列蔡嘉妻徐淑然范傳叙固云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明爲文姬而發非有所嫌也但其搜次殊多漏略即以益州一部常璩所志者如陽姬楊泰瑛杜泰姬楊禮珪陳道謙其賢明與曹大家相等又馬妙祈妻義王元憒妻姬趙蔓君妻華號曰三貞遭亂懼見辱同時自沉則義烈與桓嫠荀采相埒范略無所采則不昭管彤者豈獨一徐淑哉

浙江書局刊

楊振鎬校

馮一梅校

後漢書疏證卷十

丁立誠校

後漢書疏證卷十一

吳 沈欽韓撰

東夷傳

序 殷湯革命伐而定之

說苑權謀篇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湯乃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

命徐偃王主之

檀弓徐容居曰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即此西至

河上也

三十有六國

淮南人閒訓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

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二國盡服矣此云三十六從史記

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

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王若不伐楚必事徐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按偃王既當穆王時不得以武王熊通之子文王連文也傳記之謬洪興祖楚詞補注亦言之

徐山

江南通志徐山在徐州銅山縣南七十里一統志有兩徐山其一在邳州西南

避地朝鮮因王其國

魏志注魏略曰昔箕子之後朝鮮侯見周衰燕自尊爲王欲東略地朝鮮侯亦自稱爲王欲興兵逆擊燕以尊周室其大夫禮諫之乃止使禮西說燕以止之不攻後子孫稍驕虐燕乃遣將秦開攻其西方取地二千餘里按燕王喜東保遼東則遼東地本燕有至滿潘汗爲界滿字衍朝鮮遂弱及秦并天下朝鮮王否服屬秦否死子準立二十餘年而

陳項起天下亂燕齊趙民愁苦稍稍亡往準準乃置於西方及漢以盧綰為燕王朝鮮與燕界於浿水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為胡服東度浿水詣準降說準求居西界故中國亡命為朝鮮藩屏準信寵之拜為博士賜以圭封之百里令守西邊滿誘亡黨衆稍多乃詐遣人告準言漢兵十道至求入宿衛遂還攻準準與戰不敵走入海王海中號韓王

夫餘國

北有弱水

通典營州柳城縣東南有饒樂水即弱水也（弱切音為饒樂）北

史登國三年道武親討庫莫奚至弱水南大破之魏書帝紀則云渡弱落水又蠕蠕傳北徙弱洛水則弱水是省文也唐書北狄傳太宗以奚長可度者內附爲置饒樂都督府拜可度者爲都督以阿會部爲弱水州奥失部爲洛瓌州通典云庫莫奚後稍强盛分爲五部云云理饒樂水北卽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蓋饒樂之訛然則弱水之名展轉異名有四其實一也

地方二千里

一統志奉天府開原縣扶餘國地唐置黑水州都督府後渤海大氏取扶餘地改扶餘府

北夷索離國王

論衡吉驗篇作橐離按晉書有裨離國在肅愼西北馬行可二百日疑此是也隋書東夷傳以爲高麗王非是

南至掩淲水

魏志注作施掩水隋百濟傳作掩水章懷注以爲蓋斯水此乃前志西蓋馬之馬訾水即今鴨淥江徐兢高麗圖經鴨淥之水源出靺鞨其色如鴨頭故以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

大珠如酸棗

東夷考略長白山在開原城東南四百里其巔有潭流水下成湖陂湖中出東珠貴者且千金

名曰迎鼓

荊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天中記朔旅書曰東夷三韓俗以臘日家家祭祀俗云臘鼓鳴春草生也

曰號占其吉凶

御覽七百二十六 楊方五經鉤沈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不中 按女國鳥卜赤土國雞卜遼史西夏

傳凡出兵先卜有四一 灸勃焦以艾灼羊髀骨二一擗算擗竹於地以求數若揲蓍然三兕羊其夜牽羊焚香禱之又焚穀火於野次晨屠羊腸胃通則吉羊心有血則敗四矢擊弦聽其聲知勝負及敵至之期

既殺復尸於山上

北史豆莫婁國在勿吉北千里舊北夫餘也俗尤惡妒者殺之尸於國南山上至腐女家輸牛馬乃與之

玉匣付玄菟郡

魏志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有玉匣一具

挹婁古肅慎之國也

元史地理志瀋陽路本挹婁故地又開元路古肅愼之地通典云其國在不咸山北晉曰肅愼後魏曰勿吉隋曰靺鞨一統志長白山在吉林烏喇城東南橫亘千餘里山嶺有潭為鴨淥混同土門三江之源古名不咸山今奉天府鐵嶺縣承德縣及甯古塔黑龍江並挹婁國地挹婁故城在今鐵嶺南六十里

不知其北所極

魏書勿吉國自和龍北二百餘里有善玉山山北行十三日至祁黎山又北北行七日至如洛瓌水水廣里餘按即弱水又北行十五日至太魯水又東北十八日到其國國

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遼史聖宗太平四年詔改鴨子河曰混同江一統志源出長白山即古粟末水東夷考略云混同江北流過灰扒夷地則名灰扒江過兀喇夷地則名兀喇江又北至海西屈而東入於海通名烏龍江唐書北狄傳黑水靺鞨居肅慎地明統志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千五百里源出北山黑水靺鞨舊居此一統志黑龍江源出喀爾喀北界肯特山土人謂之敖嫩會諸小水東北流經尼作楚城南入內地至雅克薩城南折而東南流至黑龍江城北遶城東南流又東與混同江會東瀕海西屬突厥南高麗北室韋其部酋著者曰粟末部居最南抵太白山即長白山依粟末水以居東北曰汨咄部又次曰安居骨部益東曰拂涅部西北曰黑水部粟末之東曰白山部白山本臣高麗王師取平壤广山汨咄安居骨皆奔散遺人迸入渤海惟黑水完

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稱其居最北方者也渤海本粟末靺鞨姓大氏高麗滅率衆保挹婁之東牟山睿宗先天中拜祚榮爲渤海郡王自是始去靺鞨專稱渤海後爲遼所滅元志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撫鎮北邊曰桃溫胡里改斡朶憐脫斡憐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皆水達達女直之人

出好貂

一統志奉天府土產貂今烏喇諸山林多有之以松子爲糧捕者八月往十二月回正月進御皆於雪天尋其跡而捕之寧古塔黑龍江城並產貂

常爲穴居

北史深末怛室韋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西域聞見錄溫都斯
怛回國之大者也穴地深數丈旁掘土洞爲室室亦絕
精飾以金玉從無地上起屋之事其城村俱曠邈無人
烟處也

衣其皮

北史南室韋以豬皮爲席通典流鬼婦人冬衣豕鹿皮
夏衣魚皮唐書黑水靺鞨俗編髮綴野豕牙爲飾杜甫
詩羌父豪豬鞾

臭穢不潔

魏書俗以人溺洗手面明史瓜哇國人汗穢與犬同寢
食

鏃皆施毒

通典流鬼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爲鏃北史宇文莫槐傳秋烏頭爲毒藥以射禽獸

便乘船

明統志生女直阿速江至散魯江衛名頗類可木衛名乘五板船疾行江中元志俗有狗車木馬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遞運木馬形如彈弓繫足激行可及奔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按元地理志吉利吉思人遇雪則跨木馬逐獵擨合納民冬月亦乘木馬出獵又輟耕錄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其地極寒

海自八月即冰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

東夷夫餘

按夫餘晉時尚有其國晉書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東夷校尉何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至晉末始有百濟魏書云百濟國其先出自夫餘李延壽南北史並言馬韓之一種然北史云東明至夫餘而王至仇台篤始立國於帶方遂東公孫度以女妻之遂爲東夷強國魏志乃夫餘事初以百家濟因號百濟隋書云百濟出自高麗國然兩史所敘先系悉扶餘國也魏志尉仇台死簡

位居麻余依慮二世依慮至太康六年國破自殺皆無百濟之號沈約姚答書則云東晉世高麗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推考百濟立國之由當在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此時以百家濟海故號百濟耳自晉以下有百濟無沃沮可見漢魏之沃沮即六朝之百濟而扶餘後亦自復舊土兩國並立（唐書百濟王扶餘璋仍以扶餘爲姓明本系同）也

魏書高百傳正始中世宗引見使臣芮弗悉曰夫餘爲勿吉所逐涉羅爲百濟所并則二國並立且二百年隋史等以爲後漢末號百濟謬矣諸史於東夷傳兩國源流殊爲惝沽蓋扶餘適與中國不通乃湮沒耳魏收

宋祁書云百濟爲夫餘別種差得之而姚察令狐德棻等言百濟馬韓之屬又誤也

高句驪

北史其王都平壤城亦曰長安城東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浿水方輿紀要平險城在平安道平壤府大城乃惟通江在城東亦曰大同江舊名浿水積倉儲器備寇至方人守王不常居之其外復有國內城及漢城國中呼爲三京徐兢高麗圖經自唐以前蓋居平壤本漢武帝所置樂浪郡而唐高宗所建都護府也唐末高麗君長懲累世兵革之難稍徙而東今王城在鴨淥水之東南千餘里非平壤舊矣元史五代時遂居松岳明史徙

居松岳曰東京而以平壤爲西京

昌爲夫餘別種

魏書高麗傳云　句麗自言先祖朱蒙夫餘王得河伯女閉於室中爲日所照有孕生子卵母以物裹之置於煖處有一男破殼而出及其長也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唐書高麗傳遼東城有朱蒙祠祠有朱甲銛矛妄言前燕世天所降以爲前燕人妄中之妄矣夫餘之臣謀殺之北周書第云夫餘人惡而逐之其母以告乃棄夫餘東南走中道遇一大水欲濟無梁夫餘人追之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子河伯外孫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並浮爲之成橋朱蒙得渡魚

鑑乃解追兵不得渡按此事誕妄然魏書云朱蒙冉世至莫來征夫餘夫餘大敗遂統屬焉蓋爲屬國也至隋書北史云乃并夫餘又屬濊而失之

對盧沛者

南史高句麗傳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北史云大對盧則以强弱相陵奪而爲之不由王署置通典吐捽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唐書蓋蘇文自爲莫離支專國猶唐兵部尚書中書令職云然十二級以大對盧爲尊而無莫離支官號然扶桑國亦第一爲對盧第二爲小對盧

古鄒大加

通典云古鄒加掌賓客比鴻臚卿與章懷注同按魏志

云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適統大人得稱古雛
加亦得立宗廟祠靈星社稷則古雛加最尊之官通典
所云唐時高麗之制也

帛衣先人

唐書曰帛衣頭大兄所謂帛衣者先人也者字衍通典作皁衣秉
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凡代日有不服則相攻王閉
宮守勝者聽爲之

主部

魏志南史並作主簿通典鬱折華言主簿唐書鬱折主
圖簿者

其俗淫

宋史高麗傳男女自爲夫婦者不禁夏月同川而浴

號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

宋史高麗傳國東有穴號歲神常以十月望日迎祭謂之八關齋禮儀甚盛王與妃嬪登樓大張樂宴飲賈人曳羅爲幕至百匹相聯以示富北史神廟二所一曰夫餘神刻木作婦人象一曰高登神云是其始祖夫餘神之子蓋河伯女朱蒙云皇朝象胥錄云國人奉祀檀君檀君堯時神人降大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

形加弁

北史云士加插二羽貴者紫羅爲之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

按文當云句驪有別種一名貊耳魏志云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大水而居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國因名小水貊較此文明白大水大遼水也小水小遼水也一統志遼河在奉天府西一百里有東西二源渾河在奉天府承德縣南十里源出邊外自興京界內流入至遼陽州西北會太子河即古小遼水太子河即古大遼水

攻遼隊

一統志遼隊故城在奉天府海城縣西

追擊於新昌

明志海州衛有新昌廢縣一統志新昌故城在海城縣

東

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

一統志西安平故城在遼陽州城東帶方地今屬高麗

方輿紀要帶方城在朝鮮國平壤府南

乞屬玄菟云

魏志漢時常從玄菟郡受朝服衣幘高句麗令縣令主其名籍後稍驕恣不復詣郡於東界築少城置朝服衣幘其中歲時來取之今猶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大山之東

明志海州衛本沃沮國地今奉天海城縣又蓋州衛高麗國蓋牟城今奉天蓋平縣一統志今沮

屬樂浪東部都尉

魏志漢以土地廣遠在單單大嶺之東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方輿紀要不耐城在咸鏡道咸興府北

爲沃沮侯

魏志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後漢末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縣國之制也按沃沮自魏後不復著蓋百濟立國於其

境而沃沮亡矣

其耆老言

按魏志正始五年玄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耆老言國人嘗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得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說有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如中國人衣兩袖長三丈云云夫捕魚遭風吹數十日則去本國不知幾萬里又得諸彼島中傳聞魏志記之廣異聞耳范史刪去上下文直以爲北沃沮海濱耆老親見此衣不亦誣乎淮南地形訓海外國有修

獨民郎此是也

頂中復有面

通典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眼鼻耳與中國同口在頂上

海中有女國

南史沙門慧深云女國在扶桑東千里至二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似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按海外西經女子國在巫咸北郭注云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妊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金樓子語同

淮南地形訓三十六國有女子民此則純女無男者也若隋書女國自有男夫但以女爲王耳又唐書有西女種皆女子多珍貨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此雖純女以配合而孕者也職方外紀直北方之西有女國曰亞瑪作搦蓋西女國太平廣記梁四公記杰公曰女國有六西北萬里有女國以蛇爲夫男則爲蛇不噬人而穴處女爲臣妾官長而居北海之東方夷之北有女國天女下降爲其君國中有男女似他恆俗此蓋倭國之女王卑彌呼傳聞不審以爲天女耳西南夷板楯之西有女國其女悍而男恭女爲人君以貴男爲夫置爲妾媵多者百人少者匹夫即隋之女國唐書謂之東女國

東與吐蕃蘇頃接者也通典其地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家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生子皆從母姓　昆明東南絕徼之外有女國以猿爲夫生男類父而入山晝伏夜遊生女則巢居穴處五代史胡嶠陷虜記云獸室韋北狗國生男爲狗女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國蓋此類不可謂之女國　南海東南有女國舉國以鬼爲夫夫致飲食禽獸以養之按此亦通典鬼國之類非眞女國　勃律山之西有女國方百里山出台虺之水女子浴之而有孕其女舉國無夫埤雅廣要女人國與奚部少如者抵界其國無男每視井即生傳神井　昔狗國之南有女國當漢章帝時其國王死妻代知國近百年時稱女國後子孫還爲君按漢倭唐新羅國皆有女王明宣慰土司首死亦以土婦承襲此尤不足論說

濊

一統志朝鮮國江原道治江陵府在國城東南本濊貊地漢爲臨屯境

有侯邑君三者

魏志者作老此誤

有果下馬

北史高麗出三尺馬云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唐書武德四年百濟王扶餘璋獻果下馬池北偶談康熙丁未荷蘭國貢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峯廣東新語果下牛出高涼郡爾雅所謂犤牛也按王會解卜盧以紈牛紈牛者牛之小者也又云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

海出斑魚

說文出樂浪東暆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御覽九百三十九郭義恭廣志曰斑文魚出濊東夷獻其皮太平廣記水族類交州記曰鮫魚出合浦長三丈背上有甲珠文堅强可以飾刀口又可以鑢羅願爾雅翼云鮫今總謂之沙魚續漢志以鮫魚皮爲佩刀王會解鮫𩏂利劒孔晁注云鮫文魚也則斑魚即鮫魚矣

韓有三種

王符氏族志周宣王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其後爲衛滿所伐遷居海中

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

國名悉詳魏志一統志朝鮮黃海道治黃州在國城西面忠清道治忠州在國城西南面古高麗馬韓舊地

辰韓在東十有二國

梁書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國新羅則其一也（隋書云魏將毌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高麗復歸故國留者爲新羅）唐書新羅弁韓苗裔按魏志弁辰有斯盧國梁書云魏時曰新盧者是也一統志慶尚道治慶州在國城東南面本辰韓地後爲新羅國

弁辰在辰韓之南

方輿紀要全羅道治全州在王京南面本弁韓地

伯濟是其一國焉

此伯濟偶與後來百濟相同范史別指之者誤仍爲據遼西之百濟也梁周諸史盡踵其謬通典於此句疑之故加或云二字

作綿布

一統志朝鮮國產木棉布

出大栗如梨

北史百濟有巨栗

作土室形如冢

通典勿吉其地卑下築隄鑿穴以居室形如冢開口於
上以梯出入明統志野人女直屋脊開孔以梯出入臥
以草鋪類狗窩

惟重瓔珠

玉篇瓔於盈切埤蒼云瓔琅石似玉也南史婆利國王
以瓔珞繞身北史室韋俗愛赤珠爲婦人飾穿掛於頸
以多爲貴女不得此乃至不嫁琉求綴璫施釧懸珠於
頸林邑王戴金花冠珠璣瓔珞赤土王冠金花冠垂雜
寶瓔至西域諸胡類皆加此島夷志彭亨國富家頸帶
金圈數四常人則以五色燒珠爲圈束之

主祭天神

南史扶南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通典云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齊書扶南國神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嘗降於摩眈山大智度論十三諸神中摩醯首羅神最大第一

號爲天君

通典武德四年置祆祠及薩寶府祆正等官常有羣胡奉事取火咒詛唐書夷人尚鬼謂主祭者爲鬼主天君鬼主事相偶也

又立蘇塗

即浮圖也一切經音義寶塔諸經論中或作藪斗波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言蘇偷婆或言脂帝浮都亦言支提浮圖皆訛略也正言窣覩波此譯云廟或云方墳南史扶南傳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金輪王王四天下銀輪王以下遞滅至一天下佛滅度後按滅度至一百年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

建大木已懸鈴鼓事鬼神

宋史占城國每歲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民人以衣物香藥置塔上焚之以祭天黔書龍家苗春時立木於野謂之鬼竿男女旋躍而擇對西域聞見錄塞

克西域一大國人家院落中各立木竿向之禮拜

亦有文身者

南史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似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

行者讓路

漢唐以來官司令式本有常制冊府元龜五十九 後唐長興三年八月敕準儀制令道路街巷賤避貴少避長重避輕晉伯宗辟重是去避來有此四事承前每於道途立碑刻字令路人皆得聞見辰韓是秦民故中國之禮未廢

兒生欲令其頭扁押之以石

新唐書龜茲國產子以木壓首疏勒國生子亦夾頭取扁宋史高麗傳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徐鼓云蓋由種類質稟而然未必因石而扁

準後滅絕

朝鮮國志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通考高麗以百濟地爲金州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百濟亦扶餘之訛）宋史外國傳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爲契丹所攻破其酋帥糾合餘衆保於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

爲漢廉斯邑君

魏略王莽地皇時廉斯鑡爲辰韓右渠帥聞樂浪土地美人民饒樂亡欲來降出其邑落見田中驅雀男子一人其語非韓人問之曰我等漢人名戶來我等輩千五百人伐材木爲韓所擊得皆斷髮爲奴積三年矣鑡曰我當降漢樂浪汝欲去否戶來曰可辰鑡因將戶來出詣含資縣縣言郡郡即以鑡爲譯方輿紀要含資城在朝鮮王京南境從芩中乘大船入辰韓逆取戶來降伴輩尚得千人其五百人已死辰韓出贖直布萬五千匹鑡收取直還郡表鑡功義賜冠幘田宅子孫數世至安帝延光四年時故受復除按事與此同

流亡入韓者

魏志云明帝景初中帶方樂浪二郡滅韓不知所滅何韓也按晉書馬韓辰韓頻入貢而無弁辰蓋弁辰滅於魏也通典自西晉後無聞蓋為百濟新羅所吞耳釋名韓羊韓兔韓雞本法出韓國所為也

其人短小髡頭衣韋

魏志云其人差短小蓋以弁辰人形皆大彼國比之差小去一差字失其義矣通典驅度寐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惟有豬人輕捷一跳三丈餘能立浮臥浮履水沒腰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蓋其

類也

倭

使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譯舊訛爲驛

按魏志云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晉書云魏時有三十國通好自謂太伯之後范史誤以爲漢

國皆稱王

魏志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有如刺史

其大倭王

通考宋雍熙元年日本僧奝然航海至獻年代紀一卷

云初主號天御中主至彥瀲尊凡十三世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當周僖王時至守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續文獻通考其國有天王者自開闢以來相傳至今不與國事不轄兵馬惟世享國王供奉而已有大國者受國事掌兵馬盛衰强弱更替不常大國猶言國王也

居邪馬臺國

隋書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摩堆魏志所謂邪馬臺者也唐書自天御中主至彥瀲居筑紫城彥瀲子神武徙治太和州僧奝然記曰畿內有山城太和河內和泉

攝津凡五州其統五十三郡東海道十四州統百二十六郡山東道八州統百二十二郡北陸道七州統二十郡山陰道八州統五十二郡小陽道八州統六十九郡南海道六州統四十八郡西海道九州統九十三郡又有兩岐對馬多褹三島各統二郡象胥錄云明時日本王以山城爲都明史萬厯中其關白（猶中國大將軍）平秀吉改國王所居山城爲大閣

出白珠青玉

隋書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鷄卵夜則有光云魚眼

睛也唐書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瑪瑙若五升器

其兵有矛楯

象胥錄所佩刀極犀利赤體單列提刀突前爲蝴蝶陣

結束相連

北史頭亦無冠但垂髮於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

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飾

貫頭而著之

說文縛叢務中女子無絝以帛爲脛空用絮補核名曰

縛衣狀如襜褕齊書扶南混塡惡其妻裸露形體乃疊

布貫其首又云扶南八大家男子截飾爲幅女子爲貫

頭北史波斯國丈夫戴白皮帽貫頭衫冊府元龜九百六十七

且末國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大抵蠻夷俗衣皆無襟如

竹箭耳

並丹朱坋身

尤侗倭國傳婦人則拔其眉黛其額治客者并黑其齒

通典女國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度變改

之唐書云以青塗面

而用籩豆

隋書俗無盤俎藉以檞葉北史赤土國以草葉爲槃

以蹲踞爲恭敬

魏志下戶與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傳辭說事兩手據地或蹲或跪謂之恭敬尤侗倭國傳以蹲踞爲恭搓掌爲悅

風俗不盜竊

島夷志瓜哇國本古闍婆國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云太平闍婆者此也

少爭訟

隋書每訊究獄訟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云理曲者探之即手爛或令取蛇甕中云曲者即螫手

持衰

中國有避衰之法大智度論三如人祀天言能脫憂衰

使者自稱大夫

唐書咸亨後稍習夏音惡倭名更號日本使者自言國近日所出以爲名隋書大業三年遣使國書日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此日本國號所始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幷故冒其號按魏志景初二年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朝獻倭立國最久故大夫之號如殷周也

倭國之極南界也

魏志從帶方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到其北岸拘

邪韓國七千餘里始渡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象胥錄云今倭島名對馬近朝鮮豈即其遺址歟方可四百餘里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又南度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東南至奴國東行至不彌國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自女王國以南二十餘國名詳魏志至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按此倭奴國則女王國南之奴國故云極南界隋書云倭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

至拘奴國

魏志作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

朱儒國

通典小人國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又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新唐書室利佛逝國開元間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又訶陵國獻僧祇奴四通考三佛齊國獻崑崙奴明史婆羅國獻黑小廝瓜哇國貢黑奴三百人皆侏儒四表多有之至若鶴民諍人巨靈仲師之怪詭可勿論也廣東新語鬼奴一名黑小廝其黑如墨生海外諸山中能

入水者曰崑崙奴記稱龍戶卽崑崙奴

裸國

呂覽貴因篇禹之裸國裸入衣出水經注溫水篇狼膔夷皆裸身恠依暝夜與人交市闇中臭金便知好惡唐書道明國屬眞臘無衣服見衣服者共笑之南夷志裸形蠻在尋傳蠻西三百里爲巢穴謂之野蠻惟自木皮以蔽形明史羣藍嶼人皆赤身髡髮相傳釋迦佛昔經此山浴於水或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自是寸布挂身輒發瘡毒故男女皆裸體但紉木葉蔽其前後故又名裸形國

黑齒國

山海經黑國人黑齒亦見王會解南夷志黑齒金齒銀齒繡

脚四蠻並在永昌關南黑齒以漆漆其齒金齒以金鏤片裹其齒銀齒以銀有事見人則以此爲飾寢食則去之以青布爲通身袴繡脚蠻則於踝上腓下周匝刻爲文彩衣以緋布郭璞云西屠染齒以做黑齒國也林謙光臺灣紀略番人齒用生齒染黑

有東鯷人

此本前書地理志郭璞海外東經注曰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人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而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

詣丞相府時元帝為丞相未至道死惟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通典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之而走四十步射之無不中也

又有夷洲及澶洲

吳志黃龍二年遣將軍衛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所立絕遠卒不可得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御覽七百八十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里所居山頂越王射有的正白乃是石也按寰宇記射的山在越洲會稽縣東南十五里去台州遠

遂止此洲

御覽七百八十二外國記曰周詳泛海落紵嶼上多紵有三千餘家云是徐福童男之後風俗似吳人寰宇記明州鄮縣海上有野人名庾定子舊說云昔從徐福入海逃避海濱亡匿姓名自號庾定子土人謂之白水郎脂澤悉用魚膏衣服兼資絹布

注

以爲上肴也

明史占城國飲食穢污魚非腐爛不食釀不生蛆不爲美御覽又引臨海志云呼民人爲彌儯如有所召取大

空材十餘人以著中庭又以大杵旁舂之聲聞四五里如鼓民人聞之皆馳往赴會飲食器如槽魚肉腥薑安中十十五五其飲之以粟為酒用大竹筒長七寸許飲之歌似犬嗥以相娛樂得人頭斫去腦剝其肉留置骨取犬毛染之以作鬚眉髮編其齒以作口戰鬬時用之如假面狀戰得頭首還建大材高十餘丈以頭次序挂之歷年不下彰示功（北史流求傳云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為佳人間門戶上必安虎頭骨角）按此夷洲大似今之臺灣明史雞籠山無君長有十五社社多者千人少或五六百人四序以草青為歲首穀種落地則止殺謂行好事助天公乞飯食既收穫即

標竹竿於道謂之插青此時外逢人便殺矣萬曆中紅毛番泊舟於此事耕鑿稱臺灣焉臺灣紀略土番好殺人截其頭洗剔之黏以銅錫箔俱於家

論

及施八條之約

見前書地理志

後漢書疏證卷十一

後漢書疏證卷十

浙江書局刊

楊振鎬校

馮一梅校

丁立誠校